



鴉片戰爭

呂 岩、叶 元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
6

内 容 说 明

十八世纪下半叶起，英吉利帝国就对中国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，它毒害了广大的中国人民，使中国的经济濒于破产。

这时候，鸦片烟的祸害越来越大，清朝统治者道光帝不得不任派禁烟卓有成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广州查办。林则徐是个刚毅、正直、廉洁的爱国者，他在广州雷厉风行地查禁英商的鸦片，给英帝国主义和十三行买办以严重的打击。英帝国主义遂一变经济侵略而为武装侵略，爆发了鸦片战争。但是广东人民在林则徐的率领下，击败了侵略者。英国侵略者在广州战败，遂指戈北上天津。腐败的清朝统治者，不但不动员人民进行抵抗，反而向英国投降，出卖祖国人民；同时惩办了爱国的林则徐，并大肆屠杀爱国人民。可是广东人民仍然坚持反英斗争，在三元里又重新燃起了抗英的火焰。

这个剧本就是描写1840年，中英鸦片战争以林则徐为中心的 反英斗争。

鸦 片 战 争

吕 宕 著
叶 元

*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89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2 $\frac{1}{16}$ · 字数 48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 1—4,180 册 定价 (7) 0.20 元

统一书号: 10061·72

朝霧濛濛中，伶仃洋面上數不盡的英國帆船……

兩只巨大的帆影漲滿着風，英國旗在曉色中飄閃，船緩緩向鏡頭駛來……

旁白：遠在十八世紀的後期，西方的英吉利帝國，為了開發殖民地，就對中國開展了海上貿易。

瞧！這許多商船，上面滿載着一種特殊的商品——鴉片煙。

鴉片毒害了二百萬以上的中國人民。到一八三八年，僅廣州一地每年就進口鴉片四萬箱，換走白銀三千多萬兩，中國的經濟瀕於破產了！

這是不能容忍的。不僅中國人民不能容忍，就是當時的統治者——道光皇帝，也不得不重視它的嚴重後果。

古老的北京。紫禁城巍然矗立。除了沉重而遲緩的鐘聲隱約可聞外，死一樣的沉寂。

養心殿里。

一副精緻的景泰藍煙具，擺在紫檀雕花的桌面上。

瘦得象枯蠟似的旻寧——道光帝，手里拿着一枝象牙大煙槍，正在向軍機大臣穆彰阿发脾气：

“你瞧瞧，這種東西也居然鬧到咱們自个兒家里來了！太

監抽大烟，連王爺也抽大烟！”他把烟槍向烟盤上一擲，當哪哪一聲，“這成何體統！”

矮小的穆彰阿惶恐地：“是，皇上，這實在……不象話！”
旻寧大步踱着：

“林則徐的摺子，禁烟的辦法，不是叫你們去議論嗎？”

“是，奴才們商議過，”穆彰阿偷覷着旻寧的神色，“六部、軍機的意思是怕操之過急……”

“什麼叫操之過急？”旻寧瞪起眼來，“一年拿三千万兩銀子換這麼些東西回來，你們不心疼嗎？咱八旗綠營的兵抽大烟抽的爬都爬不動，你們瞧不見嗎？簡直發昏，發昏！”回頭問執事太監，“林則徐來了嗎？”

“在外頭伺候呢！”太監跪下回稟。

“叫他進來！”

“喳！”

穆彰阿惶惑地請示：“奴才……”

旻寧一擺手，把林則徐的奏摺丟下來：“拿回去給我再議！”

“是！”穆彰阿跪下磕頭，退出。

三

穆彰阿一路出來，兩旁侍立的太監一路向他請安。

遠遠，兩個太監引林則徐走進來。二人一迎面，都怔了一下。林則徐撩衣：“林則徐給老中堂請安！”

“請便！”穆彰阿拱拱手。

林則徐隨太監進去。

穆彰阿氣的怒目而視，半晌，喘口氣，轉身向外走。

四

太監打起暖簾，林則徐磕下頭去。

晏宁长歎一声：“你說的对，洋烟再不禁，可是要天下大乱了！不过，得怎么个禁法？你說說！”

“皇上……”林則徐又磕头。

“不用跪，坐着說！”

太监搬过一張矮方凳来。

五

穆彰阿气冲冲地走进軍机处外書房，一些科道大員們一齐站起来，穆彰阿头也不抬，一个勁兒往里走。

胖胖的琦善迎上来，低声探問：“圣上的意思……”

穆彰阿站住了，从袖子里掏出林則徐的奏摺向桌子上一摆：“这就是圣上的意思！”他一掀簾子，走进去。

众人圍上来看奏摺。

“这是皇上圈的了！”琦善指着一行字，他晃着头念，“……若犹泄泄視之，是使数十年之后，中原既無可以御敌之兵，且無可以充餉之銀……”

“嗯……嗯……”旁边有人点头，“这两句話說的是利害！”

琦善抬头瞅了他一眼：“汉員們还不就靠着这本事吃飯！哼！”他冷笑一声，一把把奏摺攥在手里，向内室走去。

穆彰阿已經换了便服，戴着獐皮暖帽，坐在椅子上吸水烟。琦善拉張椅子过来坐下：“看样子皇上是要禁烟囉！”

“禁吧！有什么法子呢！”穆彰阿喘了一口气。

“禁不得！”琦善兩眼望着穆彰阿焦急地說，“禁了烟，咱們都得喝西北风兒！”

穆彰阿咬着牙慢慢沉吟一下站起来：“慢慢想法子吧，現在咱們說也是白說！”

一个戈什进来打扞：“上諭到！”

兩人同时一怔。

朱漆盘子里盛着一紙上諭：

“湖广总督兼兵部尚書銜林則徐，着頒給欽差大臣关防，馳驛前往广东，查办海口事件，所有該省水师，兼归节制。”

穆彰阿念了几句，放下上諭，气得手发抖，狂叫：

“胡鬧……这簡直胡鬧！放汉員当欽差大臣？咱大清沒这个規矩！”回头喊，“来人哪……”

琦善慌忙問：“老中堂，您……”

“不行，我得上去說說！”穆彰阿抓下暖帽，就更换衣服。

琦善低声說：“皇上的脾气，老中堂你是知道的……”

穆彰阿呆了呆，惡狠狠地說：“依你这末說，就算啦嗎？”

琦善严肃地摇摇头，又冷笑一下。“老中堂，广州的戏不是那么好唱的。我看还是写封信給豫堃，叫他从广州先下手的好！”

“豫堃？”穆彰阿念叨了一声，翻着眼想了半天，坐下来喘着气……

六

林則徐和他的十二岁兒子拱樞在整理書籍。家人們忙着收拾箱籠……

“琦中堂来拜！”戈什跪下，呈上拜帖。

林則徐一怔：“請！”他撫摸着胡子沉吟一下，若有所悟地笑了笑，“拿衣服来！”

“少穆榮膺天命，万千之喜！”琦善一拱手，坐下来。

“不敢，还請靜老多指点！”林則徐謙虛地說。

“我倒沒話說。”琦善翹起一只腿，“穆老中堂叫兄弟來
關照一聲：廣州非同內地，對付洋人，干系甚大呀！”

“老中堂教導的是。”林則徐想了想，“不過以則徐看
來，洋人易制，倒怕是內奸難除啊！”他歎息一聲，覷着琦善。

琦善理解了林則徐的譏刺，冷笑一聲：“外國人可有的是
洋船大炮，萬一激成大變，我怕這担子你担不起吧？”

林則徐凜然：“鴉片之害足以亡國滅種，至于大炮，”他
笑了笑，“難道說咱們朝廷還怕這個不成嗎？”

琦善哼了一聲：“你不要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吧！”

林則徐：“大難莫過於死！林則徐身家性命早已置之度外，
諒也沒有什麼大難了吧！”他望着琦善哈哈大笑起來。

琦善氣得臉色鐵青。

林則徐在內室脫下衣服，把雙手放在火籠上烘着，歎口
氣，呆呆地想……

林升走進來：“老爺，車、轎都預備好了，就是天不大
好……”

林則徐沒有聽見……

拱樞過來扯了一下袖子：“爹，他說天不好！”

“唔！”林則徐回悟過來，他走到窗前向外望望——狂風
摧着枯樹在咆哮，陰霾的天，飛揚着碎雪……

林則徐：“傳話下去，就走！”

七

林則徐坐着轎車，在風雪中前進……

林則徐乘着轎子，在懸崖陡壁上前進……

林則徐坐着官船，溯着春光明媚的北江前進……

廣州在望了。

八

字幕：广州。

一乘小轎在商館門前停下，年老的行商伍紹榮从轎子里下来……

門开了，司閽引着伍紹榮慌張地走进去。

英国鴉片巨商顧地和其他几个英国商人圍繞着伍紹榮坐在沙发上。

伍紹榮低声向顧地：“海关監督豫堃大人亲自关照我，說欽差林大人就到了，第三批密摺名單六百里加快速到，头一名就是你！”他从腰里掏出个小紙条，交給了顧地。

顧地默默地看着名單，沉思着。

伍紹榮不安地：“我看，你还是躲一躲……”

顧地搖搖頭。

伍紹榮急了：“你是不知道这位欽差的利害，湖广的烟客听了他的名字魂都吓掉！你还是躲一躲好，出了漏子我們也吃不消！”

老奸巨猾的顧地点上一枝雪茄，在地上踱了兩步，冷冷地：“你說，这林則徐他不是中国人？”

伍紹榮莫名其妙地：“怎么不是中国人？”

顧地冷笑一声：“是中国人就好，我不信他会不要錢！”

顧地走入一間側室，几个英国人正在玩扑克。

“乔治！”顧地一点手。

乔治走过来，顧地低声：“馬上通知我們的臺船：龍下的鴉片，兩天以内要全部卸下来；不能下的，把船开出口外去！”

乔治：“是！”

九

沿江，排开了十几只大官船，船上站着兵勇人役，高举着“湖广总督”“兵部尚书”的官銜牌……

岸上挤满了车、马、轿子，官员们跪在江边叫喊唱名，迎接钦差……

戈什们排开众人，一行官员——两广总督邓廷楨，广东巡撫怡良，海关监督豫堃，水师提督关天培……顺着跳板上了官船。

船头上，出现了满面春风的林则徐，他叫了一声：“懈翁，老前辈！”迎了上来。

“哎呀，少穆，你可来啦……你可来啦！”邓廷楨一把抓住林则徐的手连连摇撼，“盼得我好苦哇！”

“老前辈！”林则徐望着邓廷楨的胡子，无限感慨，他轻轻低吟了一句，“十年重相顾，两鬓白如霜！”

“笑我老了嗎？”邓廷楨問。

林则徐也以自己的胡须相示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林则徐转身向舱内招了招手：“来，给你邓老爷爷磕头！”

小拱樞踉蹌地走出来，瞪着眼瞅瞅邓廷楨，清脆地叫一声：“给邓老爷爷磕头！”磕下头去。

“这是？……”邓廷楨有点惶惑。

“拱樞嘛！”林则徐笑了。

“哦！”邓廷楨恍然大悟，一把拉过拱樞双手，“哎呀呀我的孩子，长这末高了！”他把拱樞拉过来细细地端详，“孩子，你認得我嗎？”

拱樞怔怔地摇摇头。

邓廷楨笑了：“我抱你的时候，你还穿百家衣呢！你看……我送你点什么东西好……”他周身摸索，从荷包上掙下一块紅

碧璽，放到拱樞手里，“老爷爷給你块紅碧璽，釘到帽子上，是个好兆头！”

拱樞显然很喜欢，但他不敢接，翻眼看着林則徐，林則徐微笑点点头，拱樞一把握在手里，趴倒又磕一个头：“謝謝邓老爷爷！”他爬起来站着。

邓廷楨笑嘻嘻地一边拉着拱樞，一边伸手讓林則徐下船：“請！”

- O -

一頂接一頂的轎、馬，挤滿了街巷，奔行轅而去……

欽差行轅的簽押房，杂坐着兩广的高級官員。

邓廷楨搖着头，憤懣地：“这几个月，广州的烟販子，倒是抓了成千上万，可就是收效不大！”

林則徐：“其原因何在呢？”

邓廷楨把手里小茶壺倒了一点水在桌子上，指了指水：“其原因不在广州，”又指了指壺，“在洋船上！”他歎了口气。

林則徐点点头，問广州知府余保純：“这海上有多少艘船，多少烟呢？”

“回大人的話，”余保純躬身，“海上現有臺船二十二只，实在有多少烟，卑职不敢說！”

“嗯！”林則徐站起来，“所有船上的烟全要給他繳下来才行，不正本，不能清源！”他果斷地說。

“洋人的事……不大好办哪！”豫堃叹口气，白着眼。

“何以見得呢？”林則徐質問豫堃。

“船，在海洋上，并不在广州哇！”豫堃淡淡地說。

“不要紧。”林則徐說，“人在广州就好办。那个顛地不是沒有走嗎？”

“是！”余保純躬身答应。

“扣住他，不怕烟繖不下来！”林則徐有点意气。
豫堃吃了一惊，他和余保純交换了一个眼色。

“英、奕二位都統！”林則徐喚。

英隆、奕湘站起来。

“回去把洋人商館給我監視起来，所有洋人不許出来，就去吧！”

英隆、奕湘行礼，退出去。

“大人！”豫堃笑笑，“广州的事，要慢慢兒来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要防激成大变哪！”他老气横秋地说。

“叫你說，洋人他敢打仗？”关天培反駁他一句。

“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。”豫堃兩眼望天。

“咱們也不是沒船沒炮！”关天培說。

“你那些炮哇！吓唬老娘兒們行！”豫堃說。

关天培的臉突然紅了，要发作，但是邓廷楨却用眼色止住了关天培，他只好忍耐一下，坐下去。

这些情况已全看在林則徐的眼里。显然，也引起了他很大的疑竇。

客人散后，林則徐和邓廷楨緩步踱出穿廊，在靠欄杆边的茶几旁坐下来。林則徐皺着眉低声問道：“豫堃这个人，口气和穆彰阿一样，听說他是穆老头子的門生？”

邓廷楨沉吟了一下，歎口气：“咳！”他扳着手指，“这个人是正黃旗，肃亲王的侄子，穆老头子的耳目，根子是粗着哪！长了你就知道了，是块絆脚石啊！”他想了一想，又說，“不过，他說怕激成大变这句话，倒是要小心，广州的海防不行哪！”

“关天培是个干員哪！”林則徐怀疑地。

“光有千員沒有錢也不行哪！”邓廷楨說。

“这倒是一件大事！”林則徐沉吟起来，他背着手在地上踱了兩步，自言自語說，“人無远慮，必有近忧，在这一点上，豫堃倒是看得比咱們远哪！”他望望邓廷楨。

邓廷楨摇摇头，不說話。

“明天，我得上虎門去看看，看看咱們的砲台，沒有海防是不能放手禁烟的！”林則徐說。

“这里呢？”邓廷楨問。

“叫广州府先去傳諭洋商繳烟，別的，等我回来再說！”

— —

“当，当，当……”大鐘在敲。

商館里的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聚集在大厅里。大厅内外全站了中国的兵弁。余保純閉着眼坐在大厅正当中的太师椅子上，听着通事在宣讀欽差大臣示諭——

“……欽差大臣諭到，所有外国商人应將自己所有鴉片全部繳官，一面具下甘結：以后来船，再不敢夾帶鴉片，如有帶來，甘愿鴉片沒收，人即正法……”

英商們交头接耳，嘖嘖喳喳，空气十分緊張。

乔治正伏在樓欄杆上，看着大厅里的情况，身后有人用手拉了他一下衣角，乔治回头一看，是伍紹榮。

伍紹榮鬼鬼祟祟低声：“乔治先生，請帶我看看你們領事义律大人！”

乔治疑惑地望着伍紹榮，伍紹榮从袖子里拿出一封信，詭秘地在乔治面前一晃，表示有机密大事。乔治明白了，伸手一摸。

伍紹榮和乔治站在英国領事义律的办公桌前。

义律戴上眼鏡，仔細地讀着這封信，他的眉毛慢慢皺起來，半晌，放下信，抬起頭來嚴肅地問：“這些情況可靠嗎？”

“千真萬確！”

义律站起來，伏在窗上向外看了看，又緊搓着兩手，沉吟了一下，在地上踱了兩步，站住，回頭向伍紹榮：

“你替我去見海關監督豫堃，告訴他，我現在需要他的直接幫助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伍紹榮必恭必敬地回答。

义律立刻伏在桌上飛快地寫了幾行字，遞給了伍紹榮，並叮囑了一句，“時間是今天夜里兩點半鐘！”

“是！夜里兩點半鐘！”伍紹榮再答應。

顧地穿着睡衣，嘴里乱哼着，在對着鏡子刮臉，正刮了一半，义律一推門走進來，立刻又把門关上。這突如其來的動作，使顧地怔了。

义律嚴肅地命令顧地：“趕快收拾你的東西，準備離開廣州！”

“我？”顧地出乎意外地。

“你！”义律果斷地說，“你所有鴉片，關係到大英帝國的利益，目前情況需要這樣做！”

顧地搖搖頭：“你太緊張了吧！”他胸有成竹地說，“臺船，我已經叫他們開出口外去了，我個人對林則徐是沒有什麼意義的。”他又笑了笑，“你不熟悉中國人的把戲……”

“我比你熟悉！”义律止住他的話，“臺船，已被林則徐封住了，你在做夢！”义律把那張信紙遞給顧地。

“什麼？”顧地吃了一驚，接過來貪婪地讀着。

“你現在在林則徐的羅網之中，隨時都有危險！你來看！”他唰地一聲打開窗幕——外面一處處崗哨和巡邏馬匹正在緊張

活动……

顛地吃惊了，惶惶地問：“你呢？……”

“我是領事，我并不对鴉片直接負責！只有你走开，我才能主动地对付这些野蛮人，懂嗎？”

顛地慌了，他穿着睡衣在地上直轉：“我……可我怎么走呢？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我已經叫豫堃給你安排好了，今天夜里兩点半走！”义律說。

“豫堃？”顛地疑惑地問。

“放心，他会为你服务的。”义律得意地說，“因为他的
一切証据都抓在我們手里！”

— 二 —

虎門。

威远炮台的山上，上来了一行人——林則徐、邓廷楨、（他手里領着林則徐小兒子拱樞）关天培和撑着伞盖的侍卫們。

林則徐手打遮阳观察着虎門的形势，他点点头高兴地：

“古語說：长江天險。虎門之險也不下于长江！”

“是啊！”关天培歎了口气，“大人請看看咱們的炮台
吧！”

一行人向炮台走去。

荒草蔓延……

炮台的圍牆殘缺不全，有的地方將塌，有的地方看出新修补的
痕跡……

并列着二十几尊大小不齐的炮，兵士們在方位上跪伏迎
接。

林則徐皺起了眉：“这……就是咱們的炮台嗎？”

“是啊！”关天培陪着林則徐走过去，他用手敲了敲一尊炮，“这还是乾隆年間造的哪！”

邓廷楨用手一指对面山上：“这是去年新修的！”

关天培递过来望远镜。

林則徐望了半天，放下望远镜：“为什么沒有炮呢？”

“沒錢哪！”关天培捋着胡子呆呆地說。

后边一个小孩子的声音：

“这个炮能放嗎？”拱樞問一个跪伏的老兵。

“不能放，少爷！点火要炸的！”老兵抬起头來說。

林則徐一回头，看見老兵的胡子都花白了。老兵惶恐地低下头去。

林則徐皺着眉，紧搓兩手，他簡直茫然了！

侍卫們在旁边上酒，上菜……

关天培滿腹牢騷無法排遣，他举起了杯对林則徐說道：

“別看我胡子白了，我可不大服老。喝酒，还能喝……”他一仰头，一飲而尽，“打仗，也还行！”他撈起袖子，伸出了粗壯的胳膊，向拱樞：

“小老弟，来，試試！”

拱樞莫名其妙地望着关天培。那个老兵笑着比了个手势，拱樞懂了，兩手抱着关天培的胳膊，关天培一抬手，拱樞就悬了起来。关天培搖着头笑着向拱樞：

“怎么样？”他这話是說給林則徐听的。

拱樞放了手，笑着点点头。

林則徐明白他的意思：“滋圃，你的心我明白，你准备动工吧！我給你預备二十万兩銀子鑄炮。不过，半年要給我完工！”林則徐站起来果斷地說。

关天培离开座位激动得胡子直抖：“行！大人真能給我把

炮台修起来，一旦海防有事，出了漏子，你砍我这顆白头！”
他回头大喊，“拿酒来！”

“不过……”邓廷楨举着杯喝不下去，愁悶地望着林則徐，“朝廷是向例不問省防的，藩庫里現在可沒有錢……”

“不用！”林則徐夾了一些菜給拱樞吃，“我来找十三行，他們发的汉奸財不少嘍！我一家捐他五万銀子不算多！”
他离开了座位，“我就来写信，滋圃，你預备捐簿吧！”

— 三

大自鳴鐘的針指着兩点半。

豫堃歪头看看鐘，想了想：

“是时候了，你們去吧！小心！”

伍紹榮和一个家人躬身应道：“是！”急忙走出去。

……

伍紹榮上了一乘小轎子，帶着几个家丁走出門……

— 四

大自鳴鐘的時針指着兩点半。

义律看看自鳴鐘，对对自己的表，回头：

“准备好了嗎？”

几个商人一齐答应：“好了！”

顧地拿了一身中国袍套狼狽地站在那里。

义律望了他一眼：“立刻行动吧！”

顧地点头，慌慌張張向后面跑去。

义律戴上帽子，挂上佩劍：“走！”

几个人跑下楼梯。

— 五

义律等六七人，黑影里奔向商館前門。

“站住！”几个中国仆役攔住了路，“都統大人有令：商館人不許外出！”

义律一掌把一个中国仆役打倒，拔出佩劍，突出了商館的前門。

三个哨兵攔在巷口大喝：“哪里走！”

几个商人揮劍和三个哨兵战斗起来，义律率其余商人突出巷口……

“抓洋人哪！洋人跑啦……”后面大呼起来，鑼声大作。

四面鑼声一齐响起来……

义律等轉过一条街，十几匹坐骑呐喊着迎上来……义律撥头往西就跑……

梆子声、鑼声响成一片。

民戶、商鋪的門开了，人們跑出来，有的敲着銅盆子喊：“抓洋人哪！跑啦！”

人們向商館一帶奔去……

沿江一帶的船上，不少的漁民也跳上岸来……

漁民麦寬跳上来观望了一下，披上小褂子：“走！抓洋人去！”向商館奔去。

又一个漁民梁三跑上来喊：“阿寬！等等我！”

麦寬站住喊：“帶兩把家伙来！”回头又跑……

梁三跳下船去摸了兩把刀，又追了上去……

人們都向沙面一帶奔去……

黑影里，四五个人抬一頂小轎子从十三行街轉过来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奕湘在馬上喝問，营兵举起灯籠。

“公事！”伍紹榮在轎内答。